



早晨七点多，窗外飘起了雪花。老舅突然发微信语音，说在老家到县城的早班车带了一袋沙梨，让我到时去车站取一下。他还说，嗓子干痒、咳嗽或上火的时候，就吃上几个，会好许多。

好久没有吃到沙梨了，刚取回来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拉开手提袋，里面是一个纸盒，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，费了好大劲儿，才打开纸盒，顿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，满满一盒黄里透黑的沙梨紧紧地挤在一起。我取出一个，硬邦邦的，堪比洮河边的鹅卵石。寒冬腊月的沙梨，需要在冷水中浸泡，等沙梨被冰包裹时，沙梨的果肉才能软化，磕掉冰层，方可食用。那一刻，似乎，我打开的不是纸盒，而是时光的罐头；捧在手里的不是沙梨，而是对故乡的深情。

在我老家，几乎每家都有几棵果树，毛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、李子树、杏树等，但最多的要数梨树了。老家人根据果实的颜色，把梨树分为黄梨树、红梨树、白梨树、青梨树；根据味道分为酸梨树、麻梨树、蜜梨树；根据口感分为沙梨树、刺梨树等。不夸张地说，我就是吃梨长大的。我家房前屋后有很多梨树，其中最大的一棵是房屋左侧的沙梨树，粗壮高大，树干一个人都抱不住，至少有190年的树龄了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每年清明前后，老家的人们都要修剪梨树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每年修枝后，父亲会找一部分树枝嫁接到其他梨树上，比如将酸梨树枝嫁接到白梨或红梨树上，将麻梨树枝嫁接到黄梨或蜜梨树上。令我惊奇的是，本来不太受人待见的酸梨、麻梨，嫁接后结出的果子竟然也很香甜可口，真是“果树不接不甜”。大部分剪掉的树枝则当柴火用，也有一小部分树枝，被我们一群孩子随手插在溪水边，等待开花结果后，尝尝自己亲手栽种的果实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老家的春天，先是从房前屋后的毛桃花和杏花开始的，粉色的桃花，白里透红的杏花争先恐后地开放，待花落尽时，梨花才隆重登场，一树树洁白的梨花甚是耀眼。远望，如云，轻盈若梦，似雪，纯洁无瑕。近看，指甲盖大小的花瓣，缀满枝头，在蜜蜂翕动的翅膀和嗡

嗡声里，轻微地颤动。梨花一开，老家的春天才算真正地到来，到处弥漫着芬芳馥郁的花香，真是“白衣胜雪俏玲珑，梨花花开又一春”。接着，垂柳、麦苗、青草等各种植物也渐渐翩然登场，就连风也变得格外温柔、清新了。

每天放学回来，我都要去梨树下望一眼，看有没有结果实。梨花花期较短，还没过多久，就已随风飘落。沙梨蚕豆大小时，我们就开始偷吃，虽然硬得像石头，咬一口满嘴是沙子的感觉，牙齿也酸得发软，但我们全然不顾。当然，很多梨树根部，大人都会围一圈酸刺，防止孩子们偷摘和牛羊啃食。因未成熟的沙梨很硬，在老家都叫它沙疙瘩，好听点的叫沙梨儿。等到夏天麦收时节，沙梨树低处的果子，早已被我们想尽办法偷摘得净光，只剩够不到的地方。那时的沙梨也逐渐由青变

黄了，从树下仰望，满树金黄，圆润饱满的沙梨挂满枝头，微风一吹，摇摇欲坠，惹得我们味蕾生津，直咽口水。

中秋节前后是摘梨的最佳时机，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我迫不及待地撤掉围在树下的酸刺，爬到树上，吊着竹篮摘梨。手能够到的地方摘完了，父亲就搬来木梯或梯子，搭在斜出的树杈上，继续摘。实在摘不到的，就只能摇，父母在树下撑开帐子，我爬到树上一枝接一枝地使劲摇。虽说沙梨已经成熟了，但不像其他梨，其质地还是很硬的。沙梨落到帐子上的声音砰砰直响。

每摘完一棵树的梨，就要捡梨，挑出最大最饱满的，储存下来等到过年时吃。剩下的，部分和土豆窖在一起，到了腊月背到集市上去卖，部分则分

给亲戚邻居。在众多品种的梨中，沙梨的储存是很讲究的。那时，不少人家养蜜蜂，到秋天产蜜后，蜂箱、蜂槽就是储藏沙梨的最佳选择。先是在箱内铺上麦草，装满沙梨，盖上麦草，再盖上盖子，用绳子将蜂箱或蜂槽捆紧，最后将缝隙处用泥巴裹严实，才算完成。父母对储梨过程可谓是一丝不苟，生怕沙梨熬不过漫长的冬天。

摘梨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即使再诱人的梨摆在我眼前，我都懒得去咬一口，在摘梨的数天里，早已吃得反胃。但这样日子不会持续太久，就又开始犯馋了。几场霜落下，沙梨树的叶子色彩斑斓。我们像一群饥饿的麻雀，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寻找藏在斑斓里的漏网之梨。那些梨，一般都藏在够不着或被叶子遮挡的地方，怎么摇都摇不下来，只能拿弹弓打。等叶子落光了，竟然发现还有个别沙梨赖在枝头，不肯离开。

当我取出水中浸泡的沙梨，磕掉冰层。咬一口，果肉爆汁，直往喉咙里钻，冰凉甘甜。咽一口，浑身瞬间清爽丝滑，心扉也润了起来，甜了起来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珍惜和对心灵的抚慰呢！原来，时间也是有味道的，它就像沙梨的味道，一直深藏在我心灵深处。每当高原落雪时，恍惚间，似乎纷纷扬扬的不是雪花，而是被春风吹落的梨花；似乎一树树的白也不是雪，而是一树树梨花盛开的景象。

河西断想

□ 解晓静

云被风撕裂的刹那
驼队正走向丝绸之路的尽头

当我解开发髻时
长城 烽燧
幻化成了一根斜插的簪子

我将搜寻所有的箭镞
磨成针
雁阵飞过时
将长城内外的云缝合在一起
将游牧和农耕缝合在一起

如此，便可将河西走廊的裙摆铺展
尔后在月牙的嘴唇
抹上未央宫的胭脂

野骆驼走向暮色
沙粒以秦腔的韵脚游移
那个嘉峪关的守关人
留在唇齿之间的吻
卡在关口 被风摩挲成了
城头檐角的风铃

我把自己卧成祁连山的一条支流
任汉简上的墨迹在血管里奔流

我独自地坐在长城的墙角
听春雷从长城上滚过

种下希望

□ 何军雄

绿意盎然。一棵树迎来春天
在陡峭的山坡上种下树木
灰粪、肥料，以及一些雨水
为一棵树的成长补给养分
植树节，从三月的节气开始
不是绿色，我们看不到
一棵树的内心世界，充满着
十万春意。沿着季节的走向
进入到时光的深邃隐喻
浇灌过的树木，葱绿而茂密
与一棵树一起，种下希望

春至碧口

□ 蒲黎生

在碧口，春天踮着脚尖上岸
像一位羞涩的访客，悄悄叩响大地
的门环
油菜花率先响应
大片大片的金黄，燃烧在田野
那是春天打翻的颜料盘
浓烈的色彩，晕染出生命的狂欢
绿水悠悠，流淌着春天的心声
碧绿的眼眸，倒映着蓝天白云
水草在水底轻舞，鱼儿穿梭其间
它们在春天的怀抱里，编织着梦的
丝线
草色，在远处朦胧成一片
似有若无，像春天的呢喃
近看，却只瞧见稀疏的嫩绿
那是春天藏在大地掌心的秘密
春天从碧口上岸
带着蓬勃的力量，和无尽的温柔
每一寸土地，都被它深情抚摸
每一个生命，都在它的召唤苏醒

百花

第3312期

湟水情

〔中国画〕

党志斌 作

灿烂的风

□ 王琪

满山间，连着千岩万壑，也连着千家万户，连着时光。路的两边，生长着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小草小花，它们循着节令的步伐，春来时生春，秋来时敛秋，安然顺应天时。

朱圉山中的每一座山，都有这样一些看似平常却坚韧的花。比如大像山的丁香、天门山的牡丹、太昊山的龙瀛。

龙瀛花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花。几千年前，它曾养育过人文始祖伏羲和他的族人，因而，龙瀛果也叫羲皇果、太昊果。第一次见到龙瀛花，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。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春风习习，满眼绿意。我和友人走在一条通往太昊山的小路上，突然，一株开满细碎白花的小树，映入我们的眼帘，远远望去，如繁星，似梦幻，如霜亦如雪。友人说，这就是龙瀛花。清风徐来，龙瀛花随风摇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。这花，一定见证过伏羲出生时百鸟朝凤、万兽臣服的祥瑞景象，也一定见

如今，漫步甘谷，漫山遍野的辣椒花与街头巷尾的月季花交织成锦，这些是自然的色彩，更是乡村振兴的密码。当春风再度吹过，春也灿烂，风也灿烂，人们脸上的笑容更灿烂。

向一粒种子借春天

□ 王新有

再寒冷的冬
也不能冻伤种子
只要沾上泥土
就能焐热心

我向一粒种子借春天
用它年轻的活力
戳疼生命根须
无须等待惊蛰叫醒
春风抚摸

因为我是一株冬麦
早在春天抵达之前
向人间透出星星点点的绿禾

藏在时间里的沙梨

□ 花 盛

春天的“清下锅”

□ 包 菡

每到春天，我总是喜欢一种“清下锅”的美食。

说是美食，却是一种极寻常的饭菜。称其美，主要是寻常到了几近粗鄙又加了山野的味道。

在北方，适宜做“清下锅”的有荠菜和苜蓿。荠菜和苜蓿都是耐寒之物，春寒料峭之时，它们已经露头。人们常说“掐青”，掐的就是这些嫩芽。

初春的阳光有着青草的味道。来到山野，有一种苏醒你看不见，但嗅得到。它有穿过泥土的流水的味道，有抵达绿叶的阳光的味道，也有记忆中艰辛却快乐着的童年的味道。站在这样一片萌动着生命气息的土地上，一瓣嫩芽会让你心生感动。两指轻轻一掐——掐青犹如呵护，一瓣嫩芽就会弹向你的手心，而掐了芽尖的苜蓿只待一场夜雨便会长出更翠的新枝。

做“清下锅”其实不需要太多青嫩芽，主要它是以面片为主料的。掐了青回来，择洗干净，用水一焯，置于凉水中冷拔待用。此刻最好先将面和好。和面是一门手艺活，需要经验。农村人常说谁家的姑娘茶饭好，说的是擀面条的手艺。我最惦念的还是婆婆擀的面条。好多次婆婆擀面，我就站在旁边观看。从她和面、饧面、擀面到切面，每一道工序都透着很强的乐趣。当一堆毫无秩序的面粉受到水的冲击，婆婆的手就会给它们安抚和方向。左拦右挡之间，面粉和水达成了某种妥协，之后，婆婆就会将它们用毛巾捲起来，说“让面饧一饧”。这一过程就好像给了面

粉和水交流和沟通的空间，待到饧过一定的时辰，再次揉搓面团，水和面粉则合成了一个整体，时间修复了两种毫无相干的事物间的分歧和排斥。随着手掌的来去推揉，和好的面团渐渐形成了神秘的韧性和筋道。没有经验的人揉起来大汗淋漓，而婆婆揉起来却用不了多少劲，似乎还是漫不经心，却揉出了世上最筋道和柔韧的面条。

“清下锅”的面要比平时的面和得稍微硬实一点，这样擀出来的面片耐煮耐嚼，口感会更好。擀好的面片撒上玉米面粉防止粘连，就开始炝汤。最好的炝锅油要用自家榨的胡麻油，香浓浓郁，汤汁黄亮。葱花蒜片炝锅，再佐以土豆片，稍稍翻炒，加水烧开，面片下锅，水快开时，打几枚鸡蛋，勾少许臊子，荤素相配，香气扑鼻。等到水开，焯好的苜蓿芽下锅稍煮，“清下锅”就算做好了。经过了严冬的身体，有一顿可口的“清下锅”滋养，可谓是人间至味。

其实惯常的“清下锅”并不勾臊子也不打鸡蛋，胡麻油炝了锅，翻炒了土豆片，加水煮面，最后加入焯好的苜蓿芽或者荠菜，汤宽面韧，菜肴微微，如能有新韭相佐，已属意外。

每每手捧一大粗瓷碗“清下锅”，我都大快朵颐，味觉的满足感，犹如又走到了麦浪翻滚的田野上，阳光和雨水时时穿过我的身体，劳作的身影时时闪现在我的心头，微风吹过汗湿的颊背，生活的辛苦和幸福随之升腾……

草木之人耕耘在大地上，也从泥土中获得了恩惠。

大漠里有它的荣和辱，大漠里有它的甘和辛。有它落日般的灿烂和忧伤，还有秋叶般的静美和恋情。

二

在大漠，一株梭梭就是一位坚强勇士，一排梭梭就是一队绿色铁军。手挽手，肩并肩。在风沙中抗争。有时是酷旱煎熬，有时是烈日炙烤。它一生在风沙中突围，更在突围中扎根。

最小的索取——只要一勺水就绿意葱茏；最大的奉献——万里风沙也冲不破绿色围城。

三

有梭梭的地方就有春意萌动。一排排梭梭，连成长廊，围成芳城。丈不完的足迹，数不清的身影。那绵延的绿色通向远方，连着治沙人的精气神。远远望去，宛如巨大的绿地毯，羊群是飘落的白云。悠扬的牧鞭，赶着云朵，放牧清风。

风沙节节后退，梭梭在抗争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：在大漠生根，在浩瀚的植物群中保持本真姿态，在恶劣的逆境中保持自信。

风沙无法阻止梭梭前进的脚步，因为，远方还有未抵达的绿洲。前进吧，勇敢的沙漠勇士，用你顽强的生命力去前方续写一个又一个绮丽的绿色之梦。

风中的梭梭（散文诗）

□ 吴农荣

寸草遮丈风，一株梭梭究竟不能遮挡多少丈风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万丈狂风也吹不走一株梭梭的魂魄。

没有白杨的伟岸，没有青松的挺拔，没有垂柳的妩媚，没有国槐的浓荫。它只不过是一株平淡的沙漠灌木，但却蕴含着治沙人的执着和坚韧。

“平生不厌走天涯，大漠戈壁是我家”。根植于大漠，爱留于大漠，